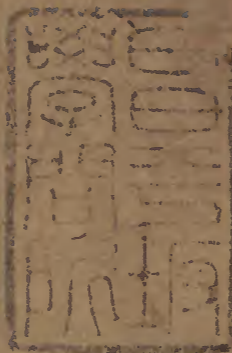


尚湖樵書



二	一	九	漢
四	三	七	書
冊	函	八	門
		七	類
		號	

三	九	漢
〇	七	書
八	八	
函	七	
一	號	
冊	類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787
冊數	24 (3)	
函號	308	182

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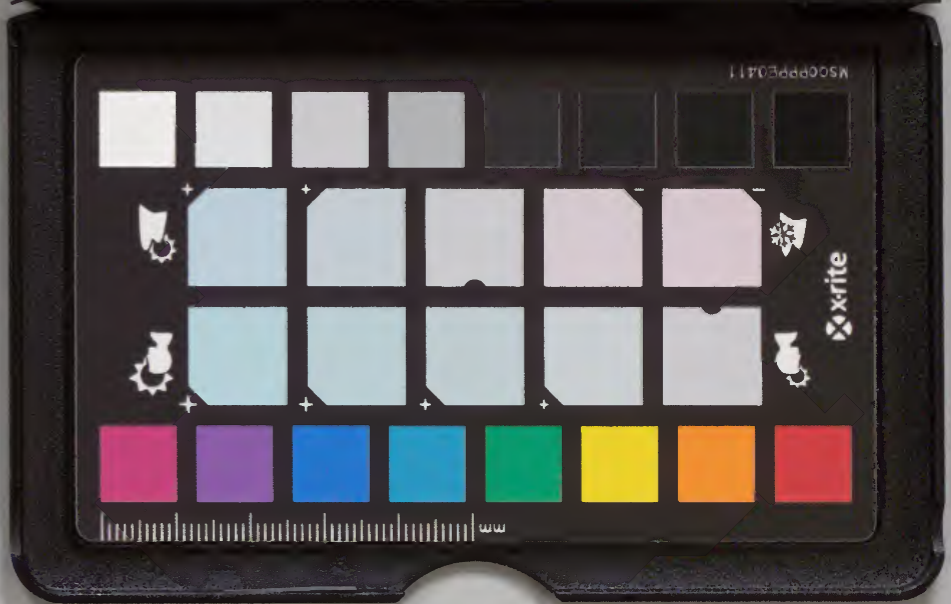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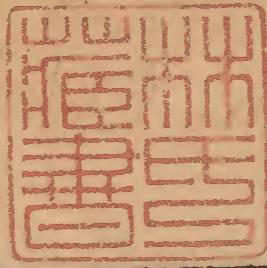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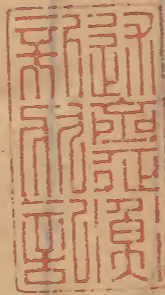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倘湖樵書初編卷之二目錄

蕭山毛奇齡六可氏論定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女將軍

寶母鐵母

鼻息如雷

合歡

有情之物開花

塔影

影

發私柬

花草之形異

樹肉竹肉

迴心

種銀種金種玉珠

種牙種痘種鬚

種血氣之物

烏祥

魏南齋一號平齋

避晦日之說

東坡詩文

東坡之妹氏

堯母墓

暮年再起

觀人之法

宋太祖仁宗之識度

明太祖睿斷

方卯龍卵

陰功神助

甲申十同年圖

東吳之志

東吳之志

東吳之志

東吳之志

女將軍

荀小女名灌，潁川人。襄城太守崧之女。初，崧為杜曾所圍，欲求救于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夜突出，詣覽乞師。又為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覽與訪合力救之，乃解圍。吳丹陽太守孫翊妻徐氏曉卜筮，初，嬀覽載員逃竄山谷，翊皆禮致以覽為都督。員為丞，二人常蓄異志。時諸縣令長並會見翊，翊入語徐，明日欲為長吏作主人，卿試卜之。徐言卦不能佳，可須異日。翊

不聽乃大會賓客至暮翊送客覽使其黨邊鴻暗中
賊翊走入山徐氏購捕中宿乃得覽員歸罪殺鴻諸
將皆知覽員所爲而力不能討也覽入居軍府中取
翊婢妾欲復娶徐徐恐乃給之曰須晦日設祭除服
時月垂竟覽聽之徐潛使人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
以佯許之故且願哀救高嬰感泣許之高嬰乃密與
翊平時侍養者二十餘人相誓晦日設祭徐氏哭盡
哀乃除服薰沐更於他室施幃帳言笑示無戚容覽
密覘視不復疑徐呼高嬰與諸婢羅住戶內使人報

覽覽盛意入徐出戶拜覽亦拜徐便大呼二君可起
高嬰俱出共殺覽使人卽就外殺員徐氏乃反服奉
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以爲神異吳主族誅覽
員餘黨擢高嬰爲牙門 元時大庾縣婦人曹道成
爲廣寇花丈老所掠方擄去郡軍適至曹取刃殺花
寇及其妻子十三人開關納軍遂破其寨後家歸以
壽終此皆婦人而名將之不如者也 漢書西域馮
夫人名嫫漢官人也善史書乘錦車持節和戎而歸
東觀漢紀東海呂母之子爲縣令所殺母破產結

諸少年得數百人入海自稱將軍遂破海曲執縣宰
殺之以其首祭子塚 晉書云晉劉遐妻乃邵續女
驍果有父風遐嘗爲石季龍所困妻單將數騎拔遐
出于萬衆之中及田防等欲爲亂遐妻止之不從乃
密起火燒甲仗都盡 晉惠帝光熙元年三月五苓
蠻寇寧州刺史李毅卒 綱 寧州頻歲饑疫五苓蠻強
盛遂圍州城李毅病卒子釗任洛還赴到泮荆路塞
停住交州女秀明達有父風衆推領州事秀獎勵戰
士嬰城固守城中糧盡炙鼠拔草而食之伺蠻稍怠

輒出兵掩擊破之首尾三年子釗乃得達 目 名勝志
土城内忠烈廟祀女秀也唐人所立至今從之天女
城在晉寧州西女秀代父領鎮時所築 湧幢小品
云女人有軍功者儘多然無若顧琛之母孔氏孔年
已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王厥吳中作亂母爲軍司
馬琛復以已女爲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爲官屬及孫
恩亂東土飢荒人相食孔氏散家財以賑邑里活者
甚衆生子皆以孔爲名 魏書北魏楊大眼能以長
繩三丈許繫髻疾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驚詫

妻潘氏亦善騎射每逢戰獵潘必戎裝與大眼並鏢
齊驅還營則同坐幕下對諸寮言笑自若大眼每謂
諸人曰此潘將軍也 楊升庵云隋馮寶妻洗氏封
石龍夫人戰則錦繖寶憶至老未嘗敗年八十而終
智勇福三者全矣古今女將第一人也繡旗女將與
李全戰者見金史可對錦繖夫人 孝烈將軍隋煬
帝時人姓魏氏本處子名木蘭毫之譙人時方征遼
募兵孝烈痛父老羸弟妹皆稚駭慨然代行服甲冑
韃橐操戈躍馬而往歷一紀閱十有八戰人莫識之

後凱還天子嘉其功除尚書不受懇奏省視及還譙
釋其戎服衣其舊裳同行者駭之遂以事聞于朝召
赴闕帝方恣酒色奇之欲納諸宮中對曰臣無嬖君
之理以死誓拒迫不已遂自盡帝驚憫追贈將軍謚
孝烈士人立廟歲以四月八日致祭蓋其生辰焉甲
乙剽言云完州城北有木蘭廟榜曰孝烈將軍土人
言是木蘭戰處 唐書唐初薛仁杲將旁仙地者掠
王氏女醉寢于野王氏卽取仙地佩刀斬之送首梁
州詔封夫人 通鑑成都節度使崔旰入朝楊子琳

乘虛突入成都盱妾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自帥以擊之子琳敗走朝廷加盱尚書賜名寧任氏封夫人成都浣花谿有石刻浣花夫人像三月三日生辰傾城出遊卽任夫人也 楊鐵崖古樂府濮洲娘序云朱鬘氏掠女婦擇白牖者一狎卽付湯火熬膏爲攻城火藥濮洲花娘薛氏者瀕殺復與裸飲婪酣抱花娘臥乘酣睡抽其佩刀刺之遁出馳馬抵官兵營遂擒其衆 洪武十六年賜武定勅曰黔中之地官皆世襲聞有婦承夫位者民亦信服焉前武定府

地法叔妻商勝質雖柔淑志尚剛貞萬里來歸誠可嘉尚是用錫之以衣冠表之以顯爵仍撫其民以遵聲教特授中順大夫武定軍民府知府俾其小心事上保境安民以稱朕一視同仁之意 名勝志云有名夜梅者棘人婦也正統初木邦犯境至於順寧兵勢大熾郡中男女與敵者皆北夜梅手持尺劍殺其百十餘騎而歸 景東府志勝云邦泰山在府治東有險可恃土官世居之其麓有陶猛山上知府陶姓正統間陶瓚襲職值麓川叛寇入境瓚祖母阿曩率

所部禦賊斬馘甚多境土以安朝廷命進曩爲太淑人 懸榻篇云豐城楊氏女歸李氏子爲婦譚兵圍南昌婦爲小校王某所得校山東人故有妻婦曲意事之甚見暱已生一子矣亡何校家漸落從軍去婦詭語妻曰生事蕭條恨不身生羽翼妻曰何也婦曰妾故夫本大家先世遺貲良厚曾以金珠數斛潛瘞密室今夫死妾擄棟宇皆燼重貲埋沒使得徙而之此何患不富乎但非妾親行不可必易服往還且數月而此呱呱何堪久擲妻大喜曰第行耳若子吾自

撫之乃釋笄薙辮靴袴腰刀從兩健兒躍馬而南渡章江去家數十里止逆旅以醇酒飲兩健兒皆醉夜潛起駢馘之馳騎至里以策搥家門歇馬中堂坐索故夫夫出匍匐不敢仰視趨前抱曰妾非他乃君破涼楊氏婦也具述其易妝巧脫狀縣官爲給牒獎許紳士歌詩美之曰奇女子云 清波雜誌云政和五年四月宣和殿燕輔臣先御崇政殿閱子弟五百餘騎射挽強精銳畢事賜坐宮人列殿下鳴鼓擊柝躍馬飛射剪柳枝射繡毬擊丸据鞍開神臂弓妙絕無

倫衛士皆有愧色上曰雖非婦事然女子能之天下豈無可教蔡京等曰士能挽強女能騎射安不忘危天下幸甚 纂要云寧化晏氏嫁福之曾氏夫死守幼子不嫁宋紹定間寇大舉晏依山爲砦召田丁諭曰汝曹衣食我家可念主母各當用命不勝即殺我因解藏橐悉散與之田丁莫不感奮晏自提鼓令諸婢鳴金賊退敗鄉人孳家歸砦者甚衆晏助不給者以家糧拓砦爲伍互相援應賊勿能攻全活老幼以數萬計事聞封恭人賜冠帔補其子承信郎

寶母鐵母

原化記云安史定後有魏生者避亂入嶺南亂平而歸舟行至虔州界因暴雨息後登岸肆目忽于沙磧間見一地氣直上衝數十丈從而尋之見石片如手掌大狀如甕片半青半赤取之以歸嘗因胡客爲寶會各圍寶物生出此石示之衆驚異禮拜求市此寶價屢加至千緡而已潛問胡此寶云何曰此寶母也但每月望出海岸設壇致祭之以此置壇上一夕明珠寶貝等皆自聚故名寶母也名勝志云太原府城

中有巨鐵在街名蟻常露其頂人將掘而取之則深
入不出世謂之鐵母有蟻鐵祠 括異志云有人得
青石大如磚背有鼻穿鐵索長數丈循環無相斷處
海商見之以數十千易之云此協金石投于水中經
夕引上必有金 杜陽雜篇云唐德宗將幸奉天自
携火精劍出內殿因嘆曰千萬年社稷豈爲狗鼠所
竊耶遂以劍砍檻上鐵後狴應手而碎左右皆呼萬
歲上曰若碎小寇如斬後狴不足憂也及乘輿遇夜
侍從皆見上仗數尺光明卽火精劍也建中二年火

林國所貢云其國有山方數百里出神鐵其山有瘴
毒不可輕爲採取若中國之君有道神鐵卽自流溢
鍊之爲劍必多靈異其劍之光如電切金玉如泥以
朽木磨之則生烟焰以金石擊之則火光流起 輟
耕錄云杭州張存于番中獲聖鐵一塊厚濶僅及二
寸作法撒沙布地噙鐵于口內刀刃不能傷其身有
烏馬兒奉使來取試以鐵納于羊口籠其首作法撮
沙驗之劍果無所傷去鐵復揮應手首落遂以進呈
菽園雜記云莊浪叅將趙安兒土人也常馬蹶視

土中有物得一刀甚異每地方將有事則自出其鞘者寸餘鞘當刀口處常自割壞識者云此靈物宜時以羊血塗其口安兒賴其靈每察劍出鞘則預爲之備是以守邊無敗事太監劉馬兒還朝日求此刀不與以是掩其功不得陞凡此聖鐵神刀從何煅煉而成不可解矣元林坤誠齋雜記云真臘國人身嵌聖鐵縱使利刃砍之不能爲害 鄭邦章睹記云暹羅國通事言暹羅大將多以聖鐵裹身致命處卽于矢不能入聖鐵者人腦骨也真定一兒有之業以八十

金市去蓋異物人不能識其國人識之 于寶晉紀言中牟縣故魏任城王臺下池中有漢時鐵椎長六尺入地三尺頭西南指不可動元帝初年正月朔日其鐵椎自正以爲晉氏中興之瑞此椎非神鐵而何 曹能始云雲南鶴慶刀劍馳譽四方其法取麗江之古宗鐵濯以鶴川水利可割犀柔者可以繞腹然古宗鐵不易得買之四遠者皆凡鐵耳而以金銀裝飾取媚無當於用 香案牘云王元之數歲時夜出門見一道士隨之入江見水底月明中行不見泥沙

水隨步自開路旁一物十丈許如龍如蛇有五色光
道士指曰此水母也見之長生自是便能逆風掛帆
泛水安坐 西湖志餘云錢唐聞人紹有一劍以十
大釘釘柱中用劍揮之十釘皆截隱如秤星而劍鋒
無損屈之如鈎縱之復直非常鐵也 北齊書慕容
懷文以道術事高祖能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
重柔鋌數宿則成剛以柔鐵爲刀脊浴以五牲之溺
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冶家所鑄宿
柔鋌乃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然不能截三十札也

黃衷海語辟珠大者如指頂次如菩提子次如黍
粟質理堅重如貝辟銅鐵者銅鐵不能損辟竹木者
竹木不能損犯以他物卽毀矣常附胎于椰子檳榔
果殼之實內通謂之聖鐵烏彘能辨之以爲奇寶夫
威喜辟兵舍利拒火而此珠出于草木乃能制犀利
之物無亦庶類精華之所融結耶 廣志番磧之中
有聖鐵焉含之可以辟兵須彌之山有吠琉璃焉一
切寶皆不可破亦非火焰所能容惟鬼神有道力者
能破之 誠齋雜記真臘王身嵌聖鐵縱使利刃斫

之不能爲害 纂要云盧仝有剪刀人云鬼國鐵所
造又有礪石謂之喫鐵石剖之得鎮鐵出西番而上
有旋螺花者凡刀劍器打磨光淨用金絲礮礮之則
花見其價值過銀又水銹鐵鐵之精英在水數十年
者名水銹鐵造器犀利 又衡陽唐安縣有畧塘塘
有銅神往往銅聲激水水爲變綠作銅腥豈亦所謂
銅母耶

鼻息如雷

宋史本傳云范忠宣堯夫謫居永州客至必見之對
設兩榻多自稱老病不能久坐徑就枕亦授客一枕
使與已對臥數語之外往往鼻息如雷客待其覺有
至終日迄不得交一談者 自警篇云章惇蔡卞用
事所以欲殺劉元城安世者至矣故方竄廣東則移
廣西既抵廣西復徙廣東凡甲令所載彌遠惡州軍
無所不至雖盛夏令所在州軍監督日行一舍或泛
海往來貶所人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

幾八十堅悍不衰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之或問何以至此曰誠而已矣公貶梅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輒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屬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于公願公自裁無辱公告之曰安世罪大責輕若朝廷不貸甘心東市之誅使國家明正典刑誅一戒百亦助時政之萬一何至效匹夫匹婦自經于溝瀆哉不爲動使者入海島杖死元祐內臣陳衍蓋累聖相授不殺近臣惇卞屢造此禍而不克故因令使者迂往諸郡以虛聲逼

諸流人使其自盡也自是廣人寢知惇卞意時公貶所有土豪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資入京師以求見惇犀珠磊落賄及僕隸久之不得見其人直以能殺公意達之惇乃見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入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驅至公貶所郡將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立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卽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從其僕取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

客驚歎以爲不可及也俄報運使距城三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時曾無少異至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鐘動上下驚曰鐘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鳴鐘者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唁者曰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矣然公亦無喜色于是見公處死不亂如此 夢溪筆談云景德中河北用兵車駕欲幸澶淵中外之論不一獨寇忠愍贊成上意乘輿方渡河虜騎充斥至于城下

人情恟恟上使人微覘準所爲準方酣寢于中書鼻息如雷人以其一時鎮物比之謝安 張南軒云符離之役諸軍皆潰惟存帳下千人某終日徬徨而先公方熟寢鼻息如雷夫處遷謫流離之時而安閒鎮定不被摧折范忠宣劉元城之鼻息如雷不可及也值羽書旁午之際而胸有成竹不事張遑寇萊公之鼻息如雷不可及也若符離之潰所蓄軍資器械盡喪使孝宗恢復中興之心一朝灰冷如此而尚得漠然置之晏然已之耶韓琦爲經略招討副使時欲五

路進兵以平夏范仲淹守延州堅持不可尹洙嘆曰
公於此不及韓公矣凡用兵直置勝敗于度外仲淹
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可置度外乎琦遂舉兵好水
川之役全師陷沒任福死之琦還至半途亡者父兄
妻子數千人呼號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琦
不勝悲憤掩泣仲淹聞之曰當是時難置勝敗于度
外也然則張魏公之鼻息如雷真置符離之敗於度
外吾不知其設心何等矣 避暑錄話云唐末有道
士程紫霄者一日朝士會終南太極觀守庚申紫霄

笑曰三尸何有此吾師託是以懼爲惡者爾據牀求
枕作詩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長與道相依玉皇
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按筆鼻息如雷道士
軒轅彌明賦石鼎聯句既畢倚壁酣寢亦鼻息如雷
此則有道之士其心坦然又當別觀矣 後山叢談
云澶淵之役真宗使候萊公曰相公飲酒矣唱曲子
矣擲骰子矣斲唾矣 澗上閒談云以近修四朝史
言之如張魏公列傳所書嘉禾刺客事乃是附會雜
史張元遣刺韓忠獻事又載遣蠟書疑酈瓊之語亦

是潘遠記聞岳武穆秦州叛卒事至云符離軍潰公
方鼻息如雷此是心學亦取萊公記事中意然方當
大軍悉潰惡在其爲心法哉 張魏公于進取爲甚
正然不能將將如處酈瓊不當殺曲端非辜此大失
着不可以他辭掩也而甚至于心不滿于岳武穆則
失尤甚矣鼠璞載陳東伏闕黃潛善輩處之極刑而
張魏公亦奏胡瑛筆削東書顧使布衣挾進退大臣
之權幾至召亂遂以諷諭狂生規搖國是將瑛追勒
編置則何說乎或謂魏公乃潛善客瑛則李綱客也

故借此去之東所言六賊及薦李綱去潛善乃天下
之公言瑛果筆削之其心皆止愛君顧不論所言之
是非以草萊之士挾權爲罪乎他日高宗贈東官祭
東墓瞻其家而官其後以生前布衣爲身後法從于
東亦無憾勅曰朕卽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贈言
推恩未足稱朕悔過之意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
聖心惻怛如此予深爲魏公惜之 避暑錄話云蘓
子瞻與數客飲江上夜歸江面際天風露浩然有當
其意乃作歌辭所謂夜闌風靜後縠紋平小舟從此

逝江海寄餘生與客大歌數過而散翌日喧傳子瞻
夜作此辭掛冠服江邊拏舟長嘯去矣郡守徐君猷
聞之驚且懼以為州失罪人急命駕往謁則子瞻鼻
鼾如雷猶未興也此亦與范忠宣劉元城之事相類
云



合歡

嵇康云合歡蠲忿唐注云合歡葉如皂莢槐等極細
五月花發紅白色所在山礪中有之或曰合昏秋寔
作筴子極細薄崔豹古今注云一名青棠似梧桐樹
枝葉繁弱互相交結風來輒自相解了不牽綴樹之
階庭使人不忿叔夜種之舍前故云然也董子云欲
忘人之憂則贈之以丹棘即宜男
萱草欲蠲人之忿則贈
之以青棠詩話云心胸填錯為肺灌取合歡皮煮服
之其葉至夜即合故曰合昏字書本作楛名合楛木

俗轉爲合歡又曰合婚杜子美詩合婚尚知時鴛鴦
不獨宿故圖經曰夜合也衍義曰花色如蘸暈線上
半白下半肉紅散垂如絲爲花之異其綠葉夜合卽
今之烏茸樹但其花不香耳又草有夜合花柳子厚
詩夜合花開香滿庭也今水田中有草名夜合草何
首烏以夜交名夜合藤見通志草木略又酉陽雜俎
載胡椒結子兩兩相對葉晨開暮合合則裹其子於
葉中是亦當爲合昏椒矣又南海有菜四葉相對夜
合晝開名合歡菜見番禺雜記又武林西山舊有雙

竹院名曰扶竹其筍名合歡筍此出顧太初說略考
合歡頗悉故具錄之 天中記云合歡竹出南嶽下
諸州山溪間郴州最多其筍初生合歡形勢及成竹
或三莖合或兩莖合斷其間有竅 拾遺記云魏明
帝時民家生合歡草狀如蓍一株百莖晝則衆條扶
疎夜則合爲一莖萬不遺一謂之神草 劉英之續
竹譜云瑞竹合歡發地尺餘分爲兩竿 杜羔妻趙
氏每端午取夜合花置枕中羔稍不樂輒取少許入
酒令婢送飲便覺歡然 墨客揮犀云唐華清宮七

聖殿之西南隅十數步間有皂莢一株合數人抱枝
榦頗瘁相傳云明皇洎貴妃共植于此每歲結實必
有十數筴合歡者京兆尹命老卒數人守視之移植
他枝則不復合歡 楊妃外傳云天寶中宮內種相
子樹數株一年結實一百五十顆與江南蜀道所貢
無別乃頒賜人臣外有一合歡實上與妃子互相持
玩上曰此菓似知人意朕與卿固同一體所以合歡
于是促坐同食焉因畫圖傳之于後

有情之物開花

埤雅云孔雀尾凡五年而後成長六七尺展開如車
輪金翠焜煌然始春而生至三四月復凋與花萼俱
榮衰 輿地志愛州移風縣有潮鷄鳴長且清如吹
角每潮至則鳴其冠四開如芙蓉 太平清話白鸚
鵡兩度見之一見于曇陽觀中一見于周季良家其
頂一撮有淡黃色者鳴則頂毛散放如黃葵花此鳥
之開花者也 益部方物記蟬之不蛻者至秋則花
其頭長一二寸黃碧色治小兒瘰癧又能已瘡二川

山林中皆有之此蟲類之開花者也南越志象聞
雷聲則牙花暴出逡巡復沒古語云犀因望月紋生
角象爲聞雷花發牙此獸類之開花者也本草云
石蚶生東南海中石上蚌蛤之屬形如龜脚亦有爪
狀殼如蟹螯其色紫可食江淹石蚶賦注云亦有足
翼得春雨則生花故郭璞賦云石蚶應節而揚葩
嶺表錄異沙筋魚長尺餘其狀如簪生海岸沙中春
時吐苗此水族之物之開花者也

塔影

酉陽雜俎言揚州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
如此沈存中以爲大抵塔有影必倒予在福州見萬
壽塔成都見正法塔蜀州見天目塔皆有影亦皆倒
也然塔之高如是而影止二三尺纖悉皆具或自天
窻下或在廊廡間亦未易以理測也西園雜記云南
京牛首山寺殿西一室東向門有穴如豆大閉其門
久之晴光射入虛明滿室殿塔林木影皆倒懸予往
觀心甚異之及觀吳郡志云虎丘寺閣板上有一竅

當日色晴時以數寸白紙承其影則一寺之形勝悉
于紙上見之但其頂反居下事正相類永樂六年蘓
人有以虎丘塔影倒射爲祥瑞奏聞 文皇勅守臣
李綜云天地之間有形之物無不有影塔影倒植者
蓋由天光射窻隙中影隨天光而傾遂成倒植非特
塔影凡物皆然以爾等觀之塔影果爲瑞乎果非瑞
乎奏言塔影者朕已罪之爾等非不自知但奸邪之
心不忠于國不仁于民朋比罔上之心恣無畏忌以
法論之死有餘罪今姑屈法宥爾以俟自新其深省

之無蹈前非聖明哉 沈存中筆談云陽燧照物皆
倒中間有礙故也算家謂之格術如人搖觴臬爲之
礙故也若鳶飛空中其影隨鳶而移或中間爲窻隙
所束則影與鳶遂相違鳶東則影西鳶西則影東又
如窻隙中樓塔之影中間爲窻所束亦皆倒垂與陽
燧一也陽燧面窪以一指迫而照之則正漸遠則無
所見過此遂倒其無所見處正如窻隙觴臬腰鼓礙
之本末相格遂成搖觴之勢故舉手則影愈下下手
則影愈上此可見陽燧面窪向日照之光皆聚向內

離鏡一二寸光聚爲一點大如麻菽著物則火發此則腰鼓最細處也酉陽雜俎謂海翻則塔影倒妄說耳影入窓隙則倒乃其常理孫一之剡溪漫筆云塔之倒影各處有之嘗遊武林寓惠安禪房樓居軒敞巨木一章峙于異隅當卯辰時閉其南窓樹影從隙中透入四壁宛然一幀圖畫枝葉皆倒垂盡已方沒嘗聞太史薛魯叔云曾乘輿入京輿中人影長可數寸而皆倒懸徐察之乃見人影在地地影反照度隙中入輿故下反居上樓中倒影當亦此類予爲之

躍然後臥疴丹陽舟中岸與舟平當曉旭初升水窓未啓岸頭行人及竹木之影度入窓隙無不倒垂筆談謂中間爲窓隙所束故影倒其說尤明海影翻之說殆無稽也岳珂程史云泗州塔影前輩傳記雜書之余至之明日適見于城中民家亟往觀焉信然泗固無塔而影儼然在地殊不可曉或謂影之見爲不祥泗尋蕩棄豈其應歟楊升菴云人家壁上或見塔影樹影而不知塔與樹所在此理不可曉猶園云常熟縣城東崇教興福寺建炎四年建塔止四

面謂之方塔九層巍然俗呼爲東塔寺徐光祿振德
季子所居正在東塔巷中有客嘗登其樓見照壁上
倒掛塔影數百坐其人大怖而下呼主人共觀莫測
所謂去縣治東十五里有水一窪舊名塔潭每當天
色開霽纖雲無痕潭中倒影九層歷歷可數少焉縱
橫上下忽有數十塔影亂波光中恍不可辨理更莫
測一僧房在塔東南隅有小屋周遭漆黑而上置屨
窓窓中隙光射壁宛然一小塔也則更奇耳 聖談
云寧夏承天寺塔甚偉麗有僧房在塔之南廊而北

壁上有小塔影宛然倒垂近年又移在東廊殊不可
測 彝堅續志云南雄延祥寺有三塔影其影不以
陰晴現于壁間一影倒懸二影向上如科舉之年現
廳堂主登科若現于房室厠屋則凶此二則又塔影
之異者也 釋鑑云漢明帝幸白馬寺摩騰竺法蘭
進曰寺東何館帝曰地有阜無因而起夜有異光民
呼聖塚騰曰阿育王藏如來舍利於天下凡八萬四
千所今震且境中十有九處此其一也帝大驚卽駕
幸拜之忽有圓光現塚上三身現光中帝喜曰不遇

二大士安知上聖遺祐哉詔塔其上 伽藍記永寧寺胡太后所立也遙見之初掘基至黃泉下得金像三千軀太后以爲信法之徵故營建過度也永熙三年其浮圖爲火所燒時雷雨晦冥雜下雪霰其年五月有人從萊州來云見浮圖于海中光明照耀如新俄然霧起浮圖遂隱夫塔之靈異如此而塔影安得不靈異乎

影

夫有形必有影而古傳八十老人所生子日中無影其理不可解也然世間亦自有形而無影之物嘗爲備考之并影之異者附焉金臺記云胡陽縣白壇寺幡刹日中有影月中無影不知何故因號怯夜幡呂氏春秋云白水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蓋天地之中也淮南子云廣都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影蓋天地之中高僧傳釋惠嚴云天竺夏至之日方中無影所謂天中 龍馬言曰冰蠶絲綃月下無影太陽

則正明耳 蠡縣有無影山在舊高陽城外相傳其
山峯日射無影今僅存微阜 一統志信豐縣有石
塔高九層而無影影見則菑至 周昭王二十四年
東甌獻二女一日延娟一日延嬋此二人辨口麗辭
巧善歌笑步塵無跡行日中無影及昭王遊漢水二
女擁夾王身同溺後人立祠江湄恒見王與二女乘
舟戲于水際見拾遺記生則無影死則有形周穆王
八駿六名超光一形十影 唐元和初仙游縣陳氏
子生不茹葷行于日月中有十二影隨身遂出家學

道名智廣 魏大始元年頻斯國人來其國人不食
五穀日中無影 槎菴小乘云南史始興王傳荊州
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
異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別乃至
山樹林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神仙傳玄俗住河間
已數百年鄉人言常見之日中無影河間召視之果
驗遂以女妻焉南史梁武帝身映日無影則又神仙
帝王之異徵非常理可論也 唐張鷟耳目記云柳
州曹泰年八十五偶少妻生子名曰曹日中無影年

七十方卒親見其孫子具說道士曹體一卽其從孫
姪云的不虛故知邴吉驗影之說不虛也 抱朴子
云韓衆終丹法漆密和丹煎之服可延年久視立目
中無影 拾遺記溟海之北有勃鞞之國人衣羽毛
無翼而飛日中無影 代州有斷影樹相傳漢文帝
迎立時猶豫不決逐日遊思臥于樹下遂寢日過樹
影不移 玉堂閒話云高祖在襁褓之時母置放其
莊栢樹之陰而往餉田比及餉回日斜而樹影不移
雞肋云宋太祖微時往鳳翔謂節度使王彥才得

錢數千遂過原州臥于日間而樹陰覆之不移謂之

龍泉木 漢書王莽始建國三年池陽縣有小人影

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大小多相稱

各物皆稱

人之形 三日而止 甲乙剽言符堅建元十七年

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近視則不見堅惡之宋寶祐

中嘗州晉陵縣亦有此異相傳呼爲旱浪 各勝志

青州府南陽水北陽水之交古老云南宋元嘉二十

五年遠望地中有水俱倒影人馬百物皆見影中積

年乃滅 隋遺錄云神龍二年二月洛城東地若水

影纖微畢照就視則無所見長史李承喜上表稱賀
錄異記中宗景隆年東京之西四百里官路之地
皆如水影人馬樹木行立其上歷歷焉影可俯視月
餘乃滅 唐大曆末深州東鹿縣中有水影長七八
尺遙見人馬往來如在水中及至前則不見水 金
正大七年十二月新衛州北三里許有影在沙上如
舊衛州城上寺塔宛然數日乃滅 范成大記云游
峨眉山候佛光初氛霧四起混然一白僧云銀花世
界也有頃大雨傾注氛霧辟易僧云洗岩雨也佛光

將大現堯羅綿雲列布岩下凡佛光欲現先布此雲
紛郁而上將至岩數丈輒雲平如玉地時雨點猶餘
飛俯視岩腹有大圓光偃臥平雲之上外暈三重每
重有素黃紅紫之色光之正中虛明凝湛觀者各自
見其形現于虛明之處毫釐無隱舉手動足影皆隨
形而不見旁人僧云攝身光也 酉陽雜俎云道士
郭采真言人影數至九成式常試之至六七而已外
亂莫能辨郭言漸益炬則可別又說九影各有名影
神一名右皇二名魍魎三名洩節樞四名尺鳧五名

索關六名鬼奴七名竈凶

一日

舊抄九影名在麻面

紙中向下兩字魚食不記八名亥靈胎九無全食不

辨 又寶歷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日五更張燈照

人影知休咎言人影欲深深則貴而壽影不欲照水

照井及浴盆中古人避影亦為此凡蠖蝮短狐踏影

蟲皆中人影為病近有人善灸人影治病者 酉陽

雜俎所言蠖蝮短狐踏影蟲皆中人影者按本草蠖

蝮狀如小蜈蚣青黑色二鬚六足足在腹前尾有叉

岐能夾人物俗名搜夾子其溺射人影令人發瘡如

熱沸而大若達腰匝則不可療千金方云予曾六月

中得此瘡經五六日治不愈有人教畫地作蠖蝮形

將刀細取腹中土以唾和塗之再塗即愈此乃以影

治影亦一奇也 短狐即射工又名蜮博物志云江

南山溪水中甲蟲也長一二寸口有弩形以氣射人

影令人發瘡不治殺人周禮壺珣氏掌除水蟲以土

之鼓驅之以禁石投之此又以聲治影又一奇也

肘後方云射工蟲射人影成病取水上浮走豉母蟲

一枚口中含之便瘥已死亦活此蟲正黑如大豆浮

游水上此又以蟲而治蟲又一奇也 段成式言相
影知貴賤炙影可治病本草又言雷擊之木以擊鳥
影其鳥應時卽墮然則人亦慎藏其影哉 冬間正
背日影而坐視其影頂上有氣起久習之可延年云
武昌縣浪花井在大洪山南塔下名曰無影塔水
常沸湧如浪 獐園萬歷乙巳妖書變作內外如沸
第戮皦生光以伸三尺其時後宰門外沿城一帶凡
墻下地上影出城郭山林人物諸狀有鐵騎數百臨
城皆張旗幟儼如圖畫甚分明移時漸滅

發私柬

唐史云錢徽爲禮侍穆宗時知貢舉楊憑家多藏鍾
王張鄭遺蹟在書斷畫品者憑子渾之盡獻於宰相
段文昌求致進士第文昌托徽繼以私書翰林學士
李紳亦托周漢賓于徽及榜出二人皆無名而李宗
閔與元稹素厚善後以爭進相嫌隙楊汝士與徽有
舊是歲宗閔壻蘓巢及汝士弟殷士俱及第故文昌
紳皆大怒文昌面奏徽所放進士鄭朗第十四人皆
子弟藝薄不當選中穆宗以訪于學士元稹李紳交

證之遂內出題命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白居易
重試于子亭而朗等十人皆落下貶徽爲江州刺史
初議貶徽宗閔及汝士皆勸徽以文昌紳私書進呈
上必開悟徽曰不然苟無愧心得喪一致修身慎行
安可以私書相證耶令子弟亟焚之其後朗以次舉
登第致位宰相起與居易之覆落非至公也 大歷
中劉晏爲吏部尚書楊炎爲侍郎晏用令狐岵判吏
部南曹事岵德晏之舉每分闕必檢其善者送晏不
善者送炎炎心不平之及建中初岵爲吏侍炎爲宰

相不念舊事有士人杜封者故相鴻漸子補弘文生
炎常出杜氏門則托封于岵岵謂使者曰相公誠憐
封欲成一名乞署封名上字岵得以志之炎不意岵
賣也卽署名托封岵卽以炎所署奏言宰相逼臣以
私臣若從則負陛下不從則炎當害臣德宗出疏示
炎具道其事德宗怒甚曰此奸人無可奈何卽欲決
杖流之炎苦救解貶衡州司馬 行營雜錄云慶歷
三年有李京者爲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
家一日薦其友人于鼎臣求爲聞達于朝鼎臣卽繳

書具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叙別鼎臣妻慚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雖爲往來之久欲求一別亦爲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囑私事恐爾家以爲疑索火焚之而去 清波雜誌云舒亶知諫院言中書檢正張商英與臣手簡併以壻王滹之所業示臣商英官居宰屬而臣職在言路事涉干請不得隱默其商英手簡二紙并滹之所業一册今繳進詔商英落館閣校勘監江寧酒初亶爲縣尉坐手殺人停廢商英爲御史言其才可用因得

改官至是乃爾士論薄之同時呂吉甫亦繳王荆公私書彎弓成俗亦何足多怪又按樂善錄云張商英監荆南臨時周師厚爲湖北提舉布供給酒數十瓶陰俾張賣之張以告察訪蒲宗孟宗孟劾其事周坐是降官後數年張爲館職囑舉子于判監舒亶繳奏其簡亦坐是奪官然商英殆以是加諸人而人以是加之也可謂出爾反爾者矣 駛粟日抄云蘇頌在杭州日有要人以私事囑公公不聽其人後當言路乃懷忿極口詆公或勸公上其曩日請托書札公笑

日評人之私吾豈爲之 鼠璞云皇祐元年夏臺諫
李允等言比歲臣僚有繳交親往還簡尺遂成告訐
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順母繳簡尺以聞從之繳奏私
書非特士君子不爲亦法令所禁如此

花草之似

燕子花紫色全類燕子生于藤一枝數葩石蟬花生
蜀中始生其若森擢長二三尺葉如菖蒲紫萼五出
與蟬甚類蜀人因名之又白者號玉蟬花宋祁替云
有若穎然有萼敷然取其肖象莫類于蟬 庚巳篇
云正德己巳春數友遊青山入寺僧房庭中山茶盛
開僧出一花示客其狀宛如一鸚鵡二瓣左右互掩
爲翼二瓣合爲腹二鬚垂爲足而帶橫出爲頭兩旁
復有黑點如目焉僧云卽此樹間所開也名曰鸚鵡

山茶 北戶錄云嶺表有鶴子草蔓花也當夏開其
花麴塵色形如飛鶴翅羽嘴距皆全云是媚草採曝
以代面壓上有蟲老蛻爲蝶赤黃色女子藏之謂之
媚蝶能致其夫憐愛 博物志引神農經所載藥有
大毒殺人者一日鴟狀如雌鷄生中山一日內童狀
如鶩亦生海中一日鳩羽如雀黑頭赤喙 後漢五
行志云中平元年夏東郡陳留濟陽長垣濟陰宛句
離狐縣界有草生其脰靡纍腫大如手指狀似鳩鵲
龍蛇鳥獸之形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

是歲黃巾賊起漢遂微弱 元和中伊祁元解進唐
憲宗雙麟芝其色褐一莖兩穗隱隱如麟首尾悉具
武德四年益州獻芝草如人狀貞觀十七年皇太子
寢室中產素芝十四莖並爲龍鳳之形天寶初臨川
郡人李嘉胤屋柱生芝草狀如天尊像宋咸平四年
濰州獻芝草一本如佛狀太平興國元年九月王欽
若等獻泰山芝草三萬八千二百五十本有並五並
三連五色重暈如意寶蓋上下相連帶瓦石草木五
穀如寶山神仙靈禽瑞獸之象者六百四十二詔令

封禪日列天書送諸路名山勝境及賜宰相是月復
 州獻芝草三本類仙佛像 楊升菴云刺桐花雲南
 名鸚哥花花形酷似之 益部方物記鴛鴦草春葉
 晚生其稚蘗在葉中兩兩相對如飛鳥對翎贊曰翠
 蘗對生甚似匹鳥逼而視之勢若偕矯 范成大桂
 海花志云白鶴花如鶴立春開 地蠶生土中如小
 蠶似甘露子 人面竹節密而突宛如人面而人採
 為拄杖

樹肉竹肉

附酒樹酒草麵樹

說圃識餘樹肉出五臺山其形如桃其質似玉煮一
 滾以石壓去水食之可飽與熟猪無異地瘠食淡天
 以賜僧徒也其天花菜生七寶樹下以和肉夏不變
 味 酉陽雜俎云江淮有竹肉生竹節上如彈丸味
 如白鷄代北有樹雞如杯椀呼為猢猻眼本草云惟
 苦竹枝上生如鷄子似肉鬱有大毒須以灰汁查三
 度煉訖依常菜茹食之他竹生者無毒予庚辰夏五
 侯 碩膚夫子飯之簡有榆肉乃邊將所饋榆樹上

生之瘦卽此樹肉而偶生于榆上者耳物理小識云
榆肉出口外龍門所一帶今燕京價至三十兩一斤
陸濬源藜床濬餘云榆肉榆葦也產口外腴脆無比
大者數斤李時珍引山海經敦隅之山及開明東北
東南海外並有視肉郭璞註云聚肉形如牛肝有兩
目食之無盡仍復生如舊又海中一種土肉正黑長
五寸大如小兒臂其重者至五六斤有腹無口目有
三十足如簪笄可炙食此近蟲魚之屬也若桑蛾桑
雞木縱樹鷄及雞腿蘑菇羊肚菜鷄縱菜地鷄皆其

似肉者楚人謂鷄爲縱 顧太初說畧云有蕤樹則
南中桄榔也酒樹則椰也肉樹則德慶州端溪猪肉
子也其樹名榮其子號曰猪子其肉如肪大如杯炙
而食之味如猪肉而美椰似酒耳甘而薄亦不堪飲
若頓遜國樹葉汁取停之數日卽爲佳酒枸樓國有
水仙樹樹腹中有水謂之仙漿飲者七日醉又烏孫
國青田核以水注之少頃成酒不可久注久注則苦
不可飲此乃真酒樹也 談圃云椰子木出伽盧國
其地熱衢植椰子木爲蔭剖其寔中有酒能醉人南

齊書扶南國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甕中數日可飲 烟葉本草未載萬曆年間偶見閩人有食之者崇禎年間食者頗多今則海內兒童婦女皆用之矣銀筒竹筒吸入口中少頃卽醉此則真酒草也 酒譜云有人遺任昉松酒者劉杳爲辨其松字之誤松音陣木名其汁可以爲酒尸子曰赤縣州者是爲昆崙之墟其鹵面浮爲蓬芽上生紅草食其一實醉三百年波斯國有三勒漿類酒謂摩勒毗梨勒也頓遜有果類安石榴取汁貯盆中數日成美酒 誠

齋雜記真臘石塔中一銅臥佛臍中有水流味如酒易醉人 稽神錄有人于建昌西芙蓉山伐木木中得肉可五斤許其香如熟猪肉此又不可以理窮究矣 唐肅宗與張良姊博打聲聞于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壅上乃潛令割樹鷄爲子不欲有聲 後漢五行志桓帝建和三年北地廉縣雨肉似羊肋注肋脅骨也或大如手又襄平北市地上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 晉建興元年十二月河南地震雨肉 漢鴻嘉四年秋雨魚長五寸以

下 至正京師中大雨有魚隨雨而下長尺許 花
木志枕椰出興古國者樹高七八丈其大者一樹出
麵百斛 名勝志緬甸軍民司產樹頭酒樹類櫻高
五六丈結實如掌土人以麵納確中懸樹下割其寔
使汁滴確中卽成酒或不用麵惟承其汁可熬爲糖
正白其葉用以寫緬字卽貝葉也 都勾似柝欄木
中出屑如麵可取爲餌食如枕椰 偃曝談餘云晏
殊庭莎記不知莎是何物答云莎有二種草也又樹
也樹似枕椰亦有麵 庚穆之湘州記云君山上有

美酒數斗飲之卽不死爲神漢武帝聞之齋居七日
遣樂巴將童男女數十人取之果得酒進御未飲東
方在旁竊飲之帝大怒欲殺之朔日使酒有驗殺臣
亦不死無驗安用酒爲帝笑而釋之寺僧云春時往
往聞酒香尋之莫知其處 南昌有酒山山有泉其
味如酒飲之甚醉經月不醒

才也衆莫敢對已而曰雖二三十年所作文字詩句
引證經傳隨問卽答無一字差舛誠天下之奇才也
嘆息不已此出王鞏甲申雜記所錄若李定者其亦
迴心耶其果不迴心耶 南部新書云李訥僕射性
卞急酷尚奕棋每下子安詳極于寬緩若狂躁怒作
家人輩則密以奕具陳于前訥觀之便忻然改容卽
取其子布算忘其恙矣

種銀種金種玉珠

謝氏詩源云昔薛瓊至孝父病嘗其溲而家甚貧嘗
出求薪遇老父以一物與之曰此銀實也用四壁土
種之銅盆中置卧床下當得銀足贍汝家瓊歸如言
種之旬日發苗又旬日生花花有銀色若鈿螺及結
寔皆銀也山海經云槐江之山丘時之水出焉其陽
多丹粟其陰多黃金銀實果有銀寔銀固可種矣
永壽縣碑云建信侯婁敬晚得道居好時明月山北
能種金其地曰種金坪今人往往得金云續博物志

云襄趙間故春陵白水之地多得金屑土人謂之柿
子金或曰此婁敬所種藥金最良是金亦可種矣
宋膺異物志云大秦國金二枚皆大如瓜種之滋息
無極如用則真金也 徽宗時襄陽劉知常生而皓
首赭面時人呼爲社公兒年十四五遊山迷路而飢
遇一道人坐盤石上以一物餌之指以歸路約次日
再會知常歸一宿而皓首變黑面皙如玉再往遂授
金丹之訣徽宗聞其名召見于內殿知常取鹽數斛
布地上疏爲畦畛每畦相去數寸爲一竅取藥置竅

中有頃悉成金蓮子賜號丹華處士 唐徐炫玄怪
記云陽雍伯雒陽人嘗設義漿以給行旅一日有行
人飲訖懷中出石子一升與之曰種此可生美玉併
得好婦如其言種之有徐氏女極美試求之徐公曰
得白璧一雙即可乃于所種處得璧五雙遂娶之
宛委餘篇云種玉得妻之陽前有洛陽雍伯後有盧
龍翁伯陽氏譜叙言陽翁伯周景王之孫爰宅無終
食采陽樊而易氏焉愛人博施天祚玉田是玉亦可
種矣 輿地紀勝云撫州崇仁縣南三十里玉田晉

蕭子雲種玉之地今立玉田觀或謂卽玉華山南
 唐近事云陳繼善自江寧尹拜少傅致仕性鄙屑別
 墅林池未嘗暫適既不嗜學又杜絕賓客惟自荷
 耨理小園成畦以真珠之餘顆若種蔬狀布土壤之
 間記顆俯拾周而復始以此爲樂焉是珠亦可種耶
 洞冥記云影娥池北作鳴禽之苑有生金樹破之
 皮間有屑如金而色青亦名青金樹則金真可種耶
 文昌雜錄有一種珠之法以今所作假珠擇光瑩圓
 潤者取稍大蛤蚌以清水浸之伺其口開急以珠投
 之頻換清水夜置月中蚌蛤采
 玩月華比經兩秋則成真珠矣

種牙種痘種鬚

七修類稿云嘉靖初有鄧雲翁者福建閩縣人少遇
 異人授以種牙之方其法先令欲治之家尋活鼠一
 枚然後令患者飽食而吞丸藥七粒復與沒藥入湯
 漱口片時齒皆動軟可下矣下時洗淨而記其序焉
 復洗牙齦乃用生鼠去皮腸和藥搗爛成膏依牙之
 序逐枚蘸鼠以種原孔三日不可食亦不飢由前丸
 藥之功也凡延治者通種過則至死如少壯之齒有
 懼而止使醫其病者則年老時不種者皆落而種者

堅固後其子亦不傳得其方焉。近有種痘者詭秘其術以爲神授皆妄耳。宓山子曰神痘法丸痘汁納鼻呼吸卽種矣。或取衣被久傳二三十人卽有一惡須易新丸痘出不善以火焯而退之。宋周必大于試前夢入冥見一判官拷掠一捻胎鬼指必大曰此人陰德當位宰相貌陋如此奈何鬼請爲作宰相。鬚判官首肯鬼起摩必大頰爲之種鬚及覺猶隱隱痛數日始定必大後罷相私居一相士來謁邂逅于門外相者問相公何在必大曰某前此待罪宰相相

者曰宰相貌如此得非誑我耶必大延入上座相者復請見宰相必大答之如初必大起相者亦起將其鬚曰此一座帝王鬚真宰相也必大驚服厚贖之蓋前此種鬚事雖妻子至親亦莫告也。北史李諧傳諧子庶生而天闕崔謚調之曰教弟種鬚以錐偏刺作孔插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回施貴族執眉有效然後樹鬚世傳謚門有惡疾以呼池爲墓田故庶言及之邢子才在旁大笑此嘲謔之詞亦見世亦有種鬚之說

種血氣之物 附種菹
 劉郁出使西域記以羊臍種於土中澆以水聞雷而
 生臍系地中及長驚以木聲臍乃斷便能行嚙草至
 秋可食臍內復有種名壠種羊五臺山僧有詩曰自
 言羊可種不信繭成絲 段公路北戶錄云大秦國
 有地生羊其色黑羔生土中國人築墻圍之臍與地
 連割之則死但走馬擊鼓以駭之驚鳴臍絕便逐水
 草 楚石大師云大漢迤北凡屠羊用其皮肉惟留
 骨以初冬未日埋著地中至春陽季月未日為吹笳

種血氣之物

附種菹

劉郁出使西域記以羊臍種於土中澆以水聞雷而
 生臍系地中及長驚以木聲臍乃斷便能行嚙草至
 秋可食臍內復有種名壠種羊五臺山僧有詩曰自
 言羊可種不信繭成絲 段公路北戶錄云大秦國
 有地生羊其色黑羔生土中國人築墻圍之臍與地
 連割之則死但走馬擊鼓以駭之驚鳴臍絕便逐水
 草 楚石大師云大漢迤北凡屠羊用其皮肉惟留
 骨以初冬未日埋著地中至春陽季月未日為吹笳

咒語有子羊從土中出凡埋骨一具可得羊數雙
吳淵穎西域種羊皮書禱歌則又言波斯國中將羊
脛骨留土中四圍築垣聞杵聲則羊子從脛骨生矣
抽臍未斷馬蹄踏鐵繞垣而行羊子跳踉而出此又
與琦師所見少異 劉子觀量篇云晉文種菜曾子
植羊非性闇蠢不辨方隅以其運大不習小務也注
植羊謂剉羊皮用土種之也豈古乃有此法耶宋景
濂曰西戎羊角土種之而成形 又按葉隆遼志云
其先一主曰晝裏眠呵惟養羊二十日食十九留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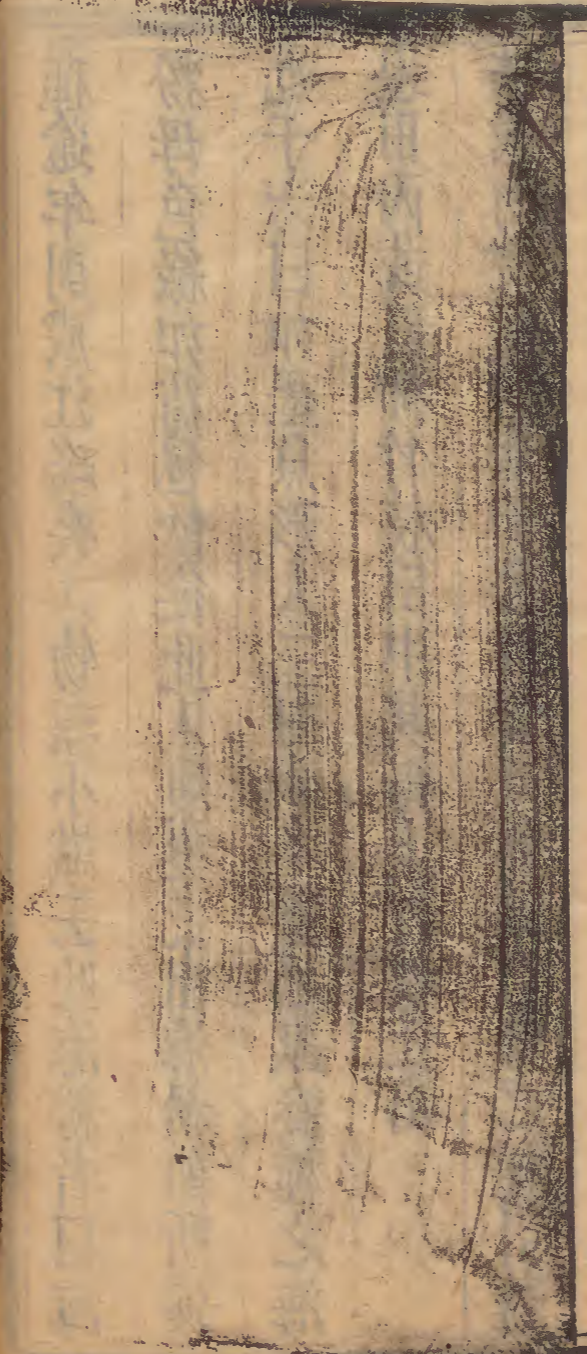
一次日復滿二十口此亦類于種羊然何以速長成
如是耶 博物志云青泥殺鱉得莧復生將鱉剉令
如棊搗赤莧汁和合厚以茅苞五六月作投池澤中
經旬齟齬成鱉王元禎云鱉切塊同莧菜與老母豬
食之則瀉出皆成鱉矣此又一種法 臨海異物志
云蚶之大者徑四寸背上溝文似瓦屋之壟肉味極
佳今浙東以近海田種之謂蚶田江盈科曰四明蚶
田土人磨蚶末調糞桶齟成水洒田中一點爲一蚶
期至收之如收穀蝗乃海中小蚌也其形長短大小

不一閩粵人以田種之候潮泥壅沃謂之鹽田鹽蚶皆不能行伸出飲水而已自生自長卽謂之種一白獺髓云廣中韶陽屬邑鄉中有乳田其法掘地成窖以粳米粉鋪入窖中蓋之以草壅之以糞候雨過氣蒸而米粉皆化成蛹如蟻螯狀取蛹成汁和粳粉蒸成乳食甚甘美也 宋史蔡襄知泉州于萬安渡立石爲梁其長三百六十丈種礪于礎以爲固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是礪亦可種也 老學庵筆記云明州江瑤柱有二種大者江瑤小者沙瑤然沙瑤可

種逾年則成江瑤矣 物理小識云吐海粉者曰海粉母色綠如荷包飲從此入澳從此出海粉卽所澳也于六日如墨魚形大三四寸冬養之家春種之海邊田內或曰插竹枝田中其母上竹枝吐出

洪武初使商納米于邊移資戶部給引謂之種引蓋商人開屯種田以粟易引故謂之種也昆吾有清鹽池其鹽正方廣半似石人耕池旁地取池水沃種之去勿回卽生此真種鹽矣 文獻通考云海鹽井鹽用煎熬之制烹煉而成必資人力如解池之鹽大抵

如耕種疏為畦壟決水灌其間必俟南風起其鹽始成熟風一夜起水一夜結成鹽如南風不起則課利遂失全資于天而人不與



鳥祥

興化名勝志云仙遊縣高陽山有鳥白首青身而黃足其形類鳥名曰鵬鵠或曰神鴉見之者吉祥 史記武王初伐紂渡河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鳧云鄭玄言鳥是孝鳥言武王能終父業 天中記海鹽南二里有鳥夜村晉何準所居也一夕羣鳥啼噪準適生女他日復夜啼乃穆帝立準女為后之日今屬太倉州 舊唐書云柳仲郢自拜諫議後每遷官羣鳥大集于昇平里第庭樹戟

架皆滿凡五日而散詔下不復集家人以爲候惟除
天平節度鳥不復集遂卒于鎮 唐天復二年昭宗
在鳳翔十一月丁巳日南至夜驟風有鳥數千迄明
飛噪不止自車駕在岐常有鳥數萬棲殿前諸岐人
謂之神鴉 嘉靖二十二年九月江西參議王喬齡
奏獻皇帝始封之國舟泊龍江關慈鳥以萬數集江
柳向舟鳴噪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恭述于文集可
考其事神異宜付錄史館禮部覆議詔可 空同子
云禽鳥先氣者也凡噪聚處則旺而興弘治初予侍

朝每鐘鼓鳴則鳥鴉以萬數集于龍樓予退而問諸
長老曰此百鳥來朝也然久矣朝朝帝帝如此後正
德間不復見此矣嘗聞 獻皇之國舟泊龍江關鳥
鵲以萬數集江柳向舟鳴噪此亦今中興之應歟寧
陵符生家舊稱老鴉符家言環庄樹皆鴉每鳴噪妨
人語今多事後鴉亦不之來 世人以鳥鴉之聲爲
不祥每聞其鳴聲則叩齒以禳予考禽經曰白脰鳥
不祥是原有一種不祥之鳥而非可以概諸鴉也西
陽雜俎云鳥鳴地上無好聲人臨行鳥鳴而前引有

喜是烏之鳴亦自有分別耳予于乙亥九月遇拔貢
開科如大場例寓白蓮花寺中寓樓空地一隙羣鴉
每夕相聚遊戲或相搏擊不已及榜發忝居浙榜第
一因考諸書所載烏之徵祥者彙書之而鴉梟之兆
亦附焉 唐德宗登勤政樓外無知者望見一人衣
綠乘驢戴帽至樓下仰視之俛而東去上遣京尹物
色之得而詰焉曰某天寶教坊樂工上皇時數登此
樓每來時鴉必集樓上號隨駕老鴉某自罷居城外
更不復見今羣鴉盛集又覺景象宛如昔時心知聖

人在上悲喜且欲泣下耳然則鴉隨聖駕豈不亦爲
祥耶 唐書有梟鳴于張率更庭樹其妻以爲不祥
連唾之張聞之曰急洒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者在
門 新唐書路敬潛爲瑞安令到官有梟嘯其屏鼠
數十走于前左右驅之擁杖而號敬潛不爲懼久之
遷衛令位中書舍人 予按百怪斷經云凡鴉鵲之
鳴有呼羣喚子者有競食爭巢者其音相似難以槩
占但其鳴向我異于常鳴者是鴉之報也占之乃驗
凡占先看所在何方飛鳴而來却看鳴時是何時辰

若百步外不必聽也 漢書朱博請罷大司農復置御史大夫先是廢御史大夫府中列栢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二年博始請復之設御史則鳥集不設御史則鳥去鳥豈非祥物耶 周書宗慆南涅陽人梁元帝移鎮江州以慆爲刑獄叅軍兼掌書記歷臨汝建成廣晉三縣令遭母憂去職哭輒嘔血兩旬內絕而復蘇者三有羣鳥數千集于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稱爲孝感此鳥亦可謂通于神明矣

教坊記云烏夜啼宋彭城王義康衡陽王義季弟囚之潯陽後宥之使未達衡陽王家人叩二王所囚院曰昨夜烏夜啼官當有赦少頃使至故有此曲亦入琴操 王行甫云舒公春坊鄱陽人春闈榜且發其家忽有老鴉千百扛其屋角獸起復置故處如此數次明日泥金報至後爲楚藩伯對學子言如此烏名孝烏又名吉鳥皆祥之之稱也 朱敬則兄仁軌隱居養親常謂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有赤鳥巢所居樹焉 曾子至孝而

有三足鳥萃其冠崔希喬以仁孝稱其在并州廳前
叢葦上有小鳥如鷓鴣來巢孕卵五色初如鷄鷓卵
餘五色成大如鷲馴擾閒暇頃之飛翔時歸舊所號
曰兵曹鳥 若南人言大喙白頸名為鬼鵲鳴則有
凶宋王元之移蘄州聞鳥聲問土人言曰此蘄州鬼
也大惡之果卒于蘄州此卽禽經之所言白脰鳥耳

